一

投笔从戎

革命引路人
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。1914年农历9月9日，我出生在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，祖父杨秀芳，很早就去世了，由祖母维系着一个13口之家，常年过着艰难的生活。父亲杨殿华没有上过学，和母亲种了一辈子田。还有伯父杨棣华、叔父杨茂华两家人，都在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。

为了改变家境，全家省吃俭用，供我上学。6岁时,便在村里念私塾,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。后来，因我堂姐嫁给教会一个姓林的作儿媳，经他们介绍，在我9岁那年，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镇教会小学。从读《四书》改为学语文、算术、念圣经，就住在教会的四楼上。那时，上学是很

清苦的，一天的饭费也就只有一毛钱，光吃饭，基本上没有菜。一大家人为了给我拼凑学费操了不少心，每年养兔子积攒的几元钱也全都给了我。一天，教会来了几个美国传教士，对他们房子里的行军床和那雪白的被子、床单，我们都觉得很新鲜。出于好奇，趁他们不在时，我和两个堂兄弟溜进去，在行军床上躺了躺。几个洋人见到后，说我们把床单弄脏了，罚我们立正站着。我们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惩罚，趁他们不在时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带便逃跑了。总觉得这点小事，就受到这样无情的惩罚，太不公平，不愿再受洋人的气。不久后，我的一位在公立师范当教育长的远房叔伯哥哥介绍我去长汀上学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考进福建省第七中学，就是在这里，我接触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。读初一时，“五卅惨案”、“沙基惨案”先后发生了，我和同学们一道上街，参加游行示威。后来，国民革命军北伐，第 14、第 17 军打到长汀，我们跑到城外去迎接。北伐军攻占武昌和南昌的时候，我们也都上街游行庆祝。从此，我知道了现代史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重大事件。“济南惨案”中，日军杀害我国谈判使节和一些外交人员，我们又立即上街举行抗议游行。1927 年“四一二”大屠杀后，我们毫不畏惧，全部上街游行示威。许多老师、同学热血沸腾，忧国忧民，这些

都对我影响很大。当时，傅连暲的侄女傅维钰是我们的英语老师，她是左派，对我影响较深。再有就是我的同乡张希尧，他后来改名为张赤男。是我中学的老师。由于我们经常往来，他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。

张赤男是我的革命引路人。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世交，他弃学从戎，参加国民革命军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又在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学习。“四一二”大屠杀后，他参加了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暴动，负重伤后，回到闽西，与张鼎丞、邓子恢一起开展农民运动。特委派他到长汀，以教员的职业为掩护，领导这一带的地下革命运动。

那时，他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张家祠堂里。他向我们讲马克思、列宁，讲北伐战争、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，谈毛泽东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。他循循诱导，娓娓倾谈，经常至深夜方休。在那熠熠闪闪的油灯下，他向我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锦绣前程，抒发了远大的革命抱负，在我心灵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，使我受到了重要的革命启迪教育。

当时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，正在重新聚集力量。闽西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在张鼎丞、邓子恢的领导下，也逐渐开展起来，组织暴动，实行武装割据的形势已经成熟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张赤男积极地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成立农会。到 1928 年底，他领导的村庄党组织发展了五六百个秘密农会会员，为组织农民暴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这时，张赤男先后介绍我和钟立夫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开始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29 年 1 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张赤男对我们几个同学说：“我看你们莫念书了，跟我去闹暴动，缴民团的枪，怎么样？”

我们一听说闹暴动，都很高兴，齐声说：“好啊，走！”我心里想：张老师是革命者，他为我们指引的路，一定是正路。

暴动首先是从古城开始的。古城是从闽西到赣南瑞金的咽喉要地，位于两省三县交界处，山高林密，地势险要，群众基础较好。张赤男带领我们赶到古城后，在古城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刘某的领导下，召集骨干会，研究暴动的具体方案。当时古城的反动民团共有三十余人，二十多条枪。怎么打法？强攻还是偷袭。张赤男要大家讨论，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。讨论中，有人提到民团团长刘明辉不懂军事，非常怕死。根据他的特点，张赤男决定智取民团的武器。一天晚上，我们把这个家伙诱骗出来，张赤男向他讲明我党的政策，叫他看清形势，晓以利害，同时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。刘明辉马上表态，只要能

够活命，怎么着都行。于是便叫他回到民团，给大家放假，把枪集中到团部，只留两个人看守。半夜里，张赤男率领我们和几十个农会会员，冲进民团团部，缴了民团的全部枪支。

天一亮，张赤男带领我们召集民众，开仓分粮，烧毁田契。紧接着又率领我们夜奔四都，消灭了四都民团，又缴获了十几条枪。以后，我们还组织了宣成等地的农民暴动。

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几个区的暴动胜利，给长汀人民很大的鼓舞。同时，各乡土豪劣绅受到很大震动，纷纷逃往长汀城。盘踞在长汀城的地方军阀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，亲自带着主力赶到四都古城，企图“围剿”我们这支刚刚诞生的工农武装。张赤男率领我们召开民众大会，分了地主的粮食和财产后，趁敌人未到前，便上了山，在一片绵延的林海里，钻山沟，穿密林，向汀南一带移动。张赤男根据敌人加强联防的新形势，决定在策略上采取守势，等待时机。

很快，我们就组成了闽西红军。1930 年初，张赤男率领我们攻打军阀卢新铭部驻守的上杭县城。上杭三面临水，只有西面靠着起伏不平的陆地。敌人西边防守严密，东边因有自然屏障，兵力很少。张赤男指挥我们从河东出其不意地渡过汀江打进城去。当我们攻进城里大街时，敌人调整部署，倾巢反扑，地形

对我们非常不利，造成背水一战的局面。面对这种态势，张赤男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顽强阻击敌人，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，掩护部队乘船转移。直到部队全部撤完，他才乘最后一条船离开阵地。

1930 年 3 月，我们闽西红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第 3 纵队。我担任了连政委、大队长等职务。

我就是这样在张赤男引导下，逐步懂得革命道理，走上革命道路，逐步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、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的坚强信念。

不久，张赤男担任了红 12 师政治委员，在他的培养下，我担任了该师政治委员会办公厅秘书、秘书长。1931 年春，又调任第 11 师第 32 团政治委员，成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。

担任指挥员之后，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学会带兵打仗的本领。张赤男是我参加革命初期接触到的第一个能文善武、有勇有谋的红军指挥员。由于他对我的教育培养，才使我在红军中较早地担任了指挥员，从他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，他既是我的老师，又是我的直接领导，跟着他，我受益匪浅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毛泽东：真是人小鬼大

在我的革命经历和战斗生涯中，接触到许多党的领袖和高级指挥员，在他们的教导和帮助下，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着。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，应该说是毛泽东。至今，我参加革命初期，和毛泽东接触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

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 1929 年 3 月中旬。在这之前，由于张赤男的多次介绍，我心目中早就有一个毛泽东的形象。参加暴动后，为了躲避反动派的反扑，我们进入闽西绵延的林海之中，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，我十分天真地想到，我们闹暴动的事儿，毛泽东、朱德他们知道吗？要是能见他们一面有多好哇！有时又想，天下这么大，也许一辈子也见不到毛泽东他们，要是能见到他们，我一定让他们把我带走，当红军去！

我的梦想真的到来了。一天，一个农会主席风风火火地赶到山里，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们，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率红 4 军攻入长汀，一举歼灭盘踞汀州城的郭凤鸣部。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真是喜从天降，张赤男立即率我们四十多个人赶往汀州城。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们正在一家土豪院子里开会，张赤男进来告诉我们说：“毛泽东来看望我们

啦！”说着，用手臂向侧后一指：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！”

我们都立刻从地上跳起来，将毛泽东团团围住，在明亮的月光下，只见他身材高大，身穿一套灰布军装，头戴八角帽，正中缀着一个红布五星，衣领上缀着红布领章，打着整整齐齐的绑腿，脚踏一双麻草鞋。他微笑着说：“听说你们吃了不少的苦，现在大家都好吗？”

“好，都好……”说着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。

毛泽东逐个和大家握手，问话。当我的手被毛泽东粗大温暖的手握住时，本来以为长大的我，顿时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。毛泽东问了我的姓名、年龄，还问我缴过枪没有？当我说，我们一起缴过民团的两次枪时，毛泽东把我的手握得更紧，还赞扬道：“好哇！真是人小鬼大呀！”

不久，我们被编入中央红军，在东征漳州的作战中、在反“围剿”作战中、在长征中、在陕北、在东渡黄河出征前、在“红大”学习期间，以及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我都多次接触过毛泽东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我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，特别是 1967 年 7、8、9 三个月，我陪同毛泽东南巡，视察大江南北，与毛泽东朝夕相

处，每天聆听他的教诲，传达他的指示。可以说，几十年中，几乎每一次和毛泽东的接触，都使我受到启发和鼓舞，增加智慧和勇气，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在本书后面的许多篇幅里，我还将谈到与毛泽东的接触。

聂荣臻称我是模范团政委

我一生中，接触时间最长、最多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聂荣臻。他是由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 1931 年底，那时他高高的个子，清癯白净的脸庞，身穿咖啡色皮夹克，英俊而文雅。不久，他来红 1 军团任政治委员，从此我一直在他的指挥和领导下战斗、工作。 1932 年 3 月，我们部队在赣南长江墟整编，林彪、聂荣臻接替了朱德、毛泽东兼任的红 1 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的职务，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。一天，全军团的团以上干部集合在一座祠堂里，林彪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。罗荣桓大家早就认识，没有介绍，只介绍了聂荣臻。林彪说：聂荣臻过去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，现在来红 1 军团当政委。聂荣臻早年勤工俭学，到过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苏联，学过工，学过军事。回国以后，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，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，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又参加了广州起义，后来到上

海、北方，中央从上海到苏区，他也一起转到苏区。

林彪说完，聂荣臻站起来，和大家一一握手。我暗暗地想：哎哟，这个政委有学问，和教授一样。我很羡慕，很佩服，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，也来参加革命，不简单啊！

接着，聂荣臻讲话。他说：“我来红 1 军团当政委，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、战斗。红 1 军团是个老部队，是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赣南闽西起义的部队，是经过锻炼的。我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以后，从陆丰甲子港和周恩来一起到香港，再回广州参加起义，失败后回到上海，在军委工作。你们有许多战斗经验，以后，我们共同建设红军，保卫苏区，为共产主义奋斗。”

第二天，还是在这个祠堂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，聂荣臻做东征漳州的动员。他指出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，周恩来与中央军委同意，在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还没有到来前，我们要利用这个空隙，向福建进军。敌人在龙岩有陈国辉一个旅，在漳州有张贞一个师，那都是敌人的薄弱部位。扩大苏区，最好的方向是向闽南一带进军。东征动员后，由林彪、聂荣臻统一指挥第 1、第 5 军团，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东征，进行了龙岩、天宝（山）战役和漳州战役，基本上消灭了陈国辉和张贞的主力，对巩固闽西苏区、发

展闽南苏区和援助东江地区的红军都起到重要作用。

我们打完漳州后，即挥师向西，参加水口战役。聂荣臻再次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，说：这一仗打好了，对守住苏区的南大门，对保卫大庾岭根据地，有着重大的意义。部队在龙岩、漳州连战连捷，士气正盛，经过他的简短动员，我们即与敌人展开了厮杀，配合第 3、第 5 军团把敌人大部击溃，还歼灭了几个团。

占领宜黄、乐安后，聂荣臻指挥我们在宜黄仙人桥打了一个大仗，这是粉碎敌人第四次“围剿”的一次重要战斗。我们在仙人桥附近的大山中设下埋伏，等待敌第 52、第 59 师的到来。打这样重要的仗，团长住院，我真感到自己的力量单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聂荣臻来到我身旁，亲自指导我指挥战斗。

记得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时，我有些沉不住气，几次提出出击，但聂荣臻总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不忙，不忙！”

直到敌人全部装入“口袋阵”中，他才把大手一挥，说：“现在到时候了，命令部队发起冲锋！”

这次战斗我们与兄弟部队一起，全歼敌人的两个师，并活捉第 59 师师长陈大麻子。还缴获三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，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装备呀。全团十几个连，每连都配上一挺，还有十几挺支援了兄弟

部队。

在战斗总结中，聂荣臻表扬了我们第 32 团，说我们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好，抓的俘虏多，特别是缴了那么多机枪，还表扬我是“模范团政治委员”。可是我觉得，这一仗打得好，主要是由于聂荣臻亲临一线指挥，选择了最有利的出击时机。使我懂得打仗光靠勇敢是很不够的。

这次战斗后，紧接着进行了草台冈战役。作战中，我在冲锋的时候腿部中弹，住进了医院。战斗结束后，林彪、聂荣臻派人慰问伤员，专门找到我，转述了他们的话：“希望你出院后一定要回原部队，我们都很喜欢你。”

因为那时，部队变动大，伤员出院，一般是统一分配。由于首长舍不得我离开，我也舍不得离开红 4 军，伤好后，经过再三要求，医院才同意我回原单位。聂荣臻还派朱水秋团长来接我。回到部队，见到陈光师长、刘亚楼政委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两天后又见到林彪、聂荣臻。聂荣臻笑着说：“好哇、好哇，你回来了，这太好了。”
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部队再次进行整编，我担任了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4 团政委。在红 1 军团召开运动大会时，林彪、聂荣臻亲自给我们红 4 团颁发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：“英勇冲锋的红四团”几个

大字。

这是我认识聂荣臻最初几年留下的记忆。这以后的数十年中，我一直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和战斗，我深深地感到聂荣臻不仅是一名领兵打仗、转战沙场的战将，而且是一位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统帅；他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，而且是卓越的政治家。

林彪讲第一堂战术课

我认识林彪是在 1929 年，那时我刚刚参加闽西红军不久，毛泽东、朱德离开井冈山根据地，东进闽西，攻克长汀，我们从深山老林中出来，寻找朱、毛率领的红 4 军，组织农民暴动，第一次见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第 1 纵队司令员的林彪。

1930 年闽西红军编入红 4 军，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，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，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平型关战斗中，我担任营、团、师的职务时，林彪历任军长、军团长、红大校长、师长，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。1937 年入冬后，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，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的平津战役期间，我们才再次见面。

1931 年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之后，林彪在红一方

面军第 1 军团第 4 军任军长，我在红 4 军第 11 师第 32 团任政治委员。当时，部队正在整训和筹粮，准备进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。在攻打赣州之前，有一天，上级通知我们到军部进行训练演习。我和团长向玉成骑马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军部，一看各师团主官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我们在一个大院里围圈坐定后，林彪说：“要想打好仗，我们必须学习些军事理论，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。为了进行攻打赣州的准备，今天我们搞一次小演习，学习几个最常用的战术。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。”

说着，林彪一摆手，立刻从旁边跑来几个战士。他说：“我们暂时叫他们甲、乙、丙、丁吧！”

林彪先叫战士甲站在院子的中间，说：“你伪装敌人，比如说，你就是赣州的敌人吧！”

又叫过战士乙，命令道：“你从左边包抄过去，准备从左翼进攻敌人。”

于是，战士乙端着枪从左面向甲跑去，当到达甲附近时，立即卧倒，成战斗姿态。

林彪说：“这叫做左翼迂回。”接着，又命令战士丙做了右翼迂回的动作，战士丁做好从正面进攻的准备姿势。

然后，林彪挥动两臂做了一个从两侧向中间合抱的动作，说：“乙和丙的动作，就是迂回包围。”说

着，收回两臂，右手并拢五指，猛然向正前方一插，说：“丁的动作，就是中间突破！”又说：“什么叫迂回包围呢？就是指绕向敌人侧后，配合正面部队，对敌人形成包围的作战行动。什么叫中间突破呢？ 中间突破也叫做中央突破，即对敌防御阵地或作战部署的正面中央部位实施的突破行动。”

林彪环视了一下正看得入神的指挥员们，问道：“明白了吗?”

院子里立刻活跃起来，有的赶快回答：“明白了！明白了！”有的微微点头，显出仍略有所思的样子，也有的开始交头接耳起来。

林彪说：“好！我们再说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和围点打援。”

全场又肃静下来。林彪指着甲说：“你还是敌人，是赣州。”又对乙说：“你是红军围城部队。”

战士乙立即持枪跑至甲的周围，做环绕运动。

接着，林彪用手向北边一指，说：“那边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。现在我命令丙和丁，迅速进至赣州以北设伏，准备打援！”

两名战士快速向北跑去，在屋门口两侧卧倒，成战斗准备姿势。

然后，林彪用左手在胸前画着圆圈，右手向屋门口那边一指，说：“这就是四面包围，围点打援！”并

解释说：“什么叫四面包围呢？就是钓鱼，即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镇或要点，诱敌增援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，其目的不在打被围之敌，而在于打增援之敌。”

这次林彪还没有发问，大家已经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。最后，林彪说：“演习胜利结束。下一个科目开饭！吃完饭你们就回去吧。”

整个的所谓“演习”仅用一个多钟头的时间，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准确地说，这不是一次什么“演习”，而是林彪讲的一堂战术课，或者说算是带演示动作的示范课。他仅用几个战士就把复杂的作战行动演示出来了，使大家耳闻目睹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这就是我听到的第一堂战术课，从此便引起我学习研究战术的浓厚兴趣。

以上就是我参加革命初期，留下的最主要的一些记忆。

二

血战湘江

生死攸关的一仗

1934 年 10 月，采取单纯防御作战方针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，离开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创建起来的根据地，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，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。

当时，红 4 团担任中央红军的先头团。我们昼夜兼程，且战且行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。11 月中旬，我们接到命令，继续向西挺进，跨越湘桂路，占领界首拦阻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。

第四道封锁线，是敌人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封锁线。它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作为天然屏碍，沿江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。在这道天然屏障前面，蒋介石拼凑